

模仿能成就一个作家,抄袭不能

模仿与抄袭

晏建怀

初中的时候,我是个武侠迷,金庸、梁羽生轮番上阵,占据了大部分课余时间。看《射雕英雄传》太投入,竟蒙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一个通宵把它看完了,以至如今想起憨厚木讷的郭靖和古灵精怪的黄蓉时,似乎还有一股混浊的空气掠过周边。可是,实话实说,我却没有读过任何一部古龙的小说。

日前偶得一套名曰《侠骨诗心》的旧丛书,中有古龙《谁来跟我干杯——古龙散文选》,大概是我生前专栏文章的逝后集结,薄薄一册,不过短文数十篇,到底让我这个几乎没有读过古龙小说的人,读到了他的散文,领略了那简洁灵动、飘逸潇洒的古龙文字,古龙风格。

这本薄书中,古龙多次谈到了模仿和抄袭的问题。他在《转变与成型》一文中说:“我写的武侠小说,从《苍穹神剑》开始,接着的是:《剑毒梅香》《残金缺玉》……这些有数都是破书,给人牙慧,几乎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和风格……一直到《武林外史》,我的写作方式才渐渐有了些转变,渐渐脱离了别人的窠臼。”所谓“给人牙慧”,就是模仿;“渐渐脱离了别人的窠臼”,即形成自己风格的开始。倘无后者,古龙成不了古龙。倘无前,古龙也成不了古龙。

作为一个“靠一支笔活了许多年”的人,古龙与很多小说家一样,都是从模仿开始并最终奠定自己风格的。他在《谈我读过的武侠小说(五)》中说到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和《铁胆大侠魂》主题时坦陈:“这概念并不是我创造的,我是从金庸的《人性枷锁》中偷来的。”所谓“偷”,谦辞,模仿的意思。

一个小作家,不管后来成功与否,几乎没有不从模仿开始的。古龙在《谈我读过的武侠小说》一文中说,金庸《射雕英雄传》描写文泰来逃到周仲英家,藏在枯井里,被周的幼子为了架望远镜而出卖,周仲英因此痛杀独子,而这个故事几乎就是法国文豪梅里美最著名的短篇小说《伊尔的美神》的化身,只不过将金表改成了望远镜而已。那么金庸会不会因此而受到“抄袭”的批评呢?当然不。因为在模仿的同时,金庸并未通过“拿来主义”坐享其成,他勤于创作,善于创新,并用自己的创造力去推动作品成型,他将《伊尔的美神》与自己的创造融为一体,看起来一气呵成,丝毫没有嫁接的痕迹,而且谈《书剑恩仇录》中的这段故事,几乎比谈梅里美原著更令人感动。

古龙说:“模仿绝不是抄袭,我相信无论任何人在写作时都免不了要受到别人的影响。”确实,哪怕是那些高耸至巅峰的文学名著也未能脱离模仿。如被黄遵宪称作“从古至今第一部好小说”的《红楼梦》,也脱不了模仿的嫌疑。关于《红楼梦》,脂砚斋说“深得《金瓶》壶奥”,张新之说“借径在《金瓶梅》”,陈独秀说“全脱胎于《金瓶梅》”。无论“借径”还是“脱胎”,皆为模仿。张爱玲的小说《金锁记》,很多地方都有《红楼梦》的影子,夏志清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却说:“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短篇小说。”

毋庸讳言,很多创作者都曾在别人的书里找灵感。这往往是一次不期而遇的触动,他人著作里的情节或文字触动了他的经历,突然生出一个离题万里的构想,于是洋洋洒洒写下属于自己的作品,就像古龙读普佐的《教父》写下《流星·蝴蝶·剑》,读毛姆的《人性枷锁》后写下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《铁胆大侠魂》一样,可以说灵感触动,也可以说模仿,但绝不是抄袭。

以我的理解,模仿是对他人作品的借鉴和发挥,推陈出新,甚至通过个性的创造而成为经典,如《金瓶梅》之于《红楼梦》。一个作者人行可以模仿,但决不能抄袭。模仿能成就一个作家,抄袭不能。模仿可以激起写作的兴趣,兴趣可以挣脱模仿的桎梏。从模仿上路的作者,假以时日,可能成为独具风格的大家。而抄袭是赤裸裸掠夺他人的劳动成果,如同小偷。小偷再会偷,仍是小偷。

自少年以来,耗时三十多年,才明白了母亲的一片辛劳和苦心

“家做鞋”

刘利元

国庆回家,发现侄子穿着一双圆口布面的家做鞋,问从哪儿来的?侄子说,结婚时岳母给做的,说话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虽然是90后小年轻,可是看不到对家做鞋的半点儿抵触,这让我感觉有点惭愧。

其实,我从孩童起,就穿家做鞋了。那时还没有通电,母亲白天在地里劳动,晚上收工就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儿。先是卷起裤脚,在小腿上搓绳。然后拿起剪刀用报纸剪鞋样子,再对着鞋样子剪鞋帮子和鞋底儿。鞋帮子是用好几层布打了糨糊粘出来的,鞋底子是用许多破布旧布一层一层纳出来的。奇怪了,那个年月家里人没几件衣服,但是到了做鞋的时候,总会冒出许多破烂衣裳和破旧床单被单,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。母亲先用缝纫机缝边缝一遍,再用针锥子一针一针地往瓷实纳。布底鞋很合脚,但是怕下雨,也怕锋利的犁铧和玻璃碴子。再往后,村里的农用拖拉机渐渐多了,拖拉机轮胎需要经常更换,我感觉下来的车胎非常适合做鞋底子,而且更加经久耐用,往往鞋帮子穿烂了,鞋底子还是好好的。母亲提起鞋面开洞的一只只旧鞋,挨个查看鞋底,还能用的就把鞋帮子拆下来,清洗干净继续做鞋。

上小学时,同学们都穿家做鞋,没有什么不好意思。初中在城里读的,发现穿家做鞋的只有我一个。原来一直没感觉到异样的家做鞋,那时看来太土气了。机器制作的鞋,鞋面是纯黑的,不像家做鞋,蓝灰蓝灰的。机器制作的鞋,方口的,左右两边开口带松紧,不像家做鞋,圆口的,带着毛茬子,连个锁边也没有。更重要的是,机器制作的鞋,底子上有工整的花纹,无论在哪里,都能留下鲜明的印记。特别是踩在雪上冰上,那“嘎吱嘎吱”的声音,真叫一个爽!家做鞋呢,底子早磨平了,走在哪儿都没印子,有时还滑倒摔跤呢!

鞋合适不合适,只有脚知道。路走得正不正,不在乎穿什么鞋子,而在于脚怎么迈。走路是否踏实,也不在于别人的品评,而在于自己内心的感受。可叹我自少年以来,耗时三十多年,才明白了母亲的一片辛劳和苦心,才懂得这么浅显的做人道理。

玉氏山庄建在与凤凰古城隔河相望的山顶上,成了凤凰城的一个地标

王鲁湘

那天,遇见无愁河边的黄永玉

2023年6月,黄永玉去世。逝者如斯,而我依然清晰记得2006年11月18日那天下午……

《天下凤凰凤凰》电视直播将在湘西凤凰古城北门的码头上开始。作为主持人,对于直播要谈什么,我一点都不知道,只能现场见机行事。好在有黄永玉。我唯一知道的是,这位凤凰老精怪这会儿回来了,并且答应做现场嘉宾。有他老人家在,那是绝不会冷场,也不会无趣的。

吃过中饭,我想在下午直播前到街上走走。一下酒店的楼梯,就看到一个熟悉的小老头的身影,孤零零地坐在楼梯口一把木椅子上,人来人往的,却无人搭理他。这不是黄永玉吗?我先是一愣,后是一惊。“黄老,您怎么一个人在这里?”我赶紧过去坐在他身边。“哎,不是下午你们凤凰台要录影吗?”我说还早呢!一看老先生,居然还穿了双雨鞋。原来外面正下着小雨呢。他吃中饭,就一个人从古城对岸的玉氏山庄走过来,到了酒店,也无人接待他,他就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坐下来歇息,没想到被我撞上。

我的突然出现并没有让老头儿感到尴尬,他神情自如且自信,好像我们正坐在他的客厅。我问他最近的创作重点放在哪儿?他说是写作,继续写他那些似乎永远也写不完的自传体小说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。我问写了多少?他说四十来万字吧,才写到四岁。我听了哈哈大笑。

电视直播是在露天,北门河边的码头,前面是碧绿的河水,背后是红色砂岩的老城门,两岸是鳞次栉比的吊脚楼,景色奇美。但天公不作美,一直下着淅淅沥沥的冷雨,又冻又湿。雨大的时候,工作人员会给每位参与直播的嘉宾穿件塑料雨衣。我注意到,全场只有年纪最大的黄永玉先生表现得最为镇静淡定。他稳稳坐在椅子上,完全对眼前的雨景视若无物,一动不动,像座雕塑。我想,他可能同我们不一样,我们是在河边看风景,而他却是沉浸在生命的河流里回忆和咀嚼过往的细节。

来凤凰城旅游的人,一半是冲着沈从文和黄永玉叔侄来的。湘西的野,湘西的美,湘西的诡异和传奇,从这叔侄的笔端流出,传播于世,引发人们的惊诧;这叔侄二人,也因了自身传奇的经历和惊世的才情,而成为凤凰的名牌和名片。

玉氏山庄建在与凤凰古城隔河相望的山顶上,成了凤凰城的一个地标。走进玉氏山庄大门,就受到了名犬的高规格接待。黄永玉派出了他最心爱的一条大犬来迎接我们,金黄色的皮毛,高大威猛,我不识犬,只觉得它青春朝气,忠勇可嘉。走过很长的一幅、据说是黄老最长的作品,黄永玉先生把我们带到一间朝西的长条形房子,可以俯瞰半个凤凰古城。他问坐哪儿好?我说这光线不错。他说那就请坐。我一看,是两张特制的木椅,类似转椅,无脚,跟日本蒲团似的,一屁股坐下去跟坐到地上一样,站起来有些费劲。我正犹疑,黄老自己双腿一交叉,一屁股就坐下了,还说:“这看起来不好坐,其实坐下来非常好。”于是我也一屁股墩就坐下了,果然,来回转悠,后面还有个靠垫,确实有点自在随意的惬意舒服劲儿。看见黄老惬意的样子,我忽然明白,这是老人在我们年轻人面前不动声色露了一手:看看,我这八十多的人,腿脚不输于你们吧?

刚才那条金毛犬又乖乖地凑到黄老脚下,黄老像抚摸孩子一样顺了顺它的颈毛。“这不是刚才那一只。那一只只是它的儿子。这只最乖,每次见客人我都带它,它乖。”果然,在接下来近一个小时的访谈中,它都乖乖地趴在黄老脚下,既不乱动,也不哼哼。房间里回响着普契尼的歌剧唱段。

我注意到旁边的躺椅上放着一本已经翻开的书,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清人的诗文集,一问,原来是一位凤凰乡贤的诗文集,有大量湘西掌故和民风民俗的记载和描写。显然,在等我们的时间里,黄老正边听着意大利歌剧,边躺在椅子上读着乡邦文献,为他写作《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》做些学术上的准备。

这位在文学写作上不拘一格的作家,在进入美术领域时,也是一个未受过科班训练从而不拘一格的艺术家。事实上,国(画)油(画)版(画)雕(塑)他全干过,还画过漫画,搞过设计,只要喜欢,有感觉,他就敢抡,而且总能抡出点动静和名堂来。这种不安分,不循规蹈矩的“折腾”脾性,应该同他的身世和经历有关。

黄永玉1924年出生于湘西凤凰县一个土家族读书人家,在美而得让人心颤的边城生活了十二年。念小学时,他是一个出了名的淘气学生,绰号“黄逃学”。十二岁那年,他离开了家乡,到厦门就读著名的集美学校,仍然“恶习不改”,开学第一天,他就把领来的新书给卖了,换了钱买辣子和肥皂。这个湘西来的孩子野性太重,终究无法适应体制化的教育,最后,他选择了最适合自己天性的学习方式:初中没有毕业,他就主动退学,揽着木刻板,操着木刻刀,背着几本书,带着一点钱和几件换洗衣服,开始了一生最漫长的流浪,混过上海滩,到过香港。1949年后,他回到家乡。1953年,29岁,在表叔沈从文的要求下,来到北京,成为中央美术学院最年轻的教师,住进大雅宝胡同甲2号院,与李可染、王式廓、董希文、张仃等等“比我更老的老头们”为邻,成了院里所有孩子的“孩子头”。

说到读书,黄老来劲了。他说:“我没有停过一天阅读。没有书看,六神无主。比方有一次,几年前吧,我回到福建安溪,就是我读书那个学校。那个县里招待所什么都没有,睡不着,就找了个当地的电话本来看。那个电话本里面,有日用百货常识啊什么。”黄老很舒服地在椅子上转了转,说:“所以我看书,也不像别的人,我是培养感觉,我是在书里滚着,我不是坐在那里看书的,有系统,学者式地看书。我是在书里滚出感觉来,也可以说直觉,滚那个书形成直觉。那么到了形成直觉的时候,要搞创作了,那个东西就出来了。”我注意到,说话时黄老一直坐在那蒲团似的转椅上,来回转悠,就像一个淘气的男孩坐在旋转木马上。这个姿态,这个坐相,这种松弛随意的感觉,我想,就是黄永玉一生状态活脱脱的写照。

然“恶习不改”,开学第一天,他就把领来的新书给卖了,换了钱买辣子和肥皂。这个湘西来的孩子野性太重,终究无法适应体制化的教育,最后,他选择了最适合自己天性的学习方式:初中没有毕业,他就主动退学,揽着木刻板,操着木刻刀,背着几本书,带着一点钱和几件换洗衣服,开始了一生最漫长的流浪,混过上海滩,到过香港。1949年后,他回到家乡。1953年,29岁,在表叔沈从文的要求下,来到北京,成为中央美术学院最年轻的教师,住进大雅宝胡同甲2号院,与李可染、王式廓、董希文、张仃等等“比我更老的老头们”为邻,成了院里所有孩子的“孩子头”。

说到读书,黄老来劲了。他说:“我没有停过一天阅读。没有书看,六神无主。比方有一次,几年前吧,我回到福建安溪,就是我读书那个学校。那个县里招待所什么都没有,睡不着,就找了个当地的电话本来看。那个电话本里面,有日用百货常识啊什么。”黄老很舒服地在椅子上转了转,说:“所以我看书,也不像别的人,我是培养感觉,我是在书里滚着,我不是坐在那里看书的,有系统,学者式地看书。我是在书里滚出感觉来,也可以说直觉,滚那个书形成直觉。那么到了形成直觉的时候,要搞创作了,那个东西就出来了。”我注意到,说话时黄老一直坐在那蒲团似的转椅上,来回转悠,就像一个淘气的男孩坐在旋转木马上。这个姿态,这个坐相,这种松弛随意的感觉,我想,就是黄永玉一生状态活脱脱的写照。

“凤凰永远是凤凰人的故乡,即使离开了,他们的根仍在此。”家乡是黄永玉最爱的题材之一。他一次又一次地画凤凰那些古朴而出奇美丽的风景,画那些同在这片土地依偎的苗族、土家族的老人和孩子们。他画斗鸡、赛龙舟,画放鸭、赶场,还画打架、挑大粪。在他的作品背后,是凤凰这片充满阳刚之气的土地,同这些奔放、雄健,甚至野蛮血性不怕死的凤凰人。

在北门河转弯的地方,有一处幽静隐逸的山坡,林木森森,青苔复石。这里长眠着另一位凤凰骄子,一代文豪沈从文。他的墓简单而自然。没有墓碑,山根岩石上刻着一句话:“一个士兵不是战死疆场,就是回到家乡。”这是黄永玉为表叔亲自撰写的墓志铭。

采访结束,黄永玉先生拍拍金毛犬的头,噌地就站了起来。这样的腿脚,叫人羡慕。“走,去画室。”我们收拾好设备就跟着黄老来到了他的画室。画室中央立着一根大乌木,“从长江江心捞

出来的,不知有几千年了。”他介绍说。乌木足有三人合抱那么粗,全身布满坑坑洼洼,乌黑铮亮,矗在画室像根定海神针。墙上赫然挂着一幅六尺整纸的五彩凤凰,墨色犹湿。原来是老先生直播结束后回来新画的,晚上刘长乐和陈鲁豫要来山庄看望黄老,黄老特意准备的见面礼。这就是湖南人说的“礼数要到堂”。

黄老走到画案前,裁开一张六尺整宣,说:“鲁湘,我给你写副对联。”我喜出望外,连连道谢。他铺纸,倒墨,握笔,沉吟片刻,侧脸对我说:“今天我让你看我怎么写行草,我从来没有当着外人这么写过,你是第一个看我这么写字的人。”

只见他逆锋从纸的下端开始往上倒写,我一下就愣住了,这是哪个野路子的书法?而且,我也认不清他所书为的何字何句,因为他写出来的东西就像一道符篆。见我惊讶,他得意,写得更快劲儿了。一会儿工夫写完,命助手用磁铁将其倒挂到墙上,原来如此!纸倒过来后,但见苍劲古拙的两行草大字,带着斑斑墨痕和阵阵墨香扑面而来——人生岂得一知己,世间何止五车书。

中午在酒店楼梯口同我的一席谈话,就变成了老人书写给我的联语。微笑人,吾谁与归?

光,有机会来到高州城见世面开眼界。建三鼎桥对家乡三鼎村来说,算是一件好事多磨的事情。有一条大河和一条小河绕着三鼎村终年奔流不息,两河交汇是一片农田,村民习惯叫作三等洞。三鼎村不大,群山怀抱,整条村二十多户,一百多人。以前,村民要到桃杏村委会办事,或者趁大墟,学生上学,都要蹭过村前的那条小河。小河河面大约五十米,平时村民都要跨着一个石墩又一个石墩过河,学生落水事情时有发生。发洪水的时候,村民也只能望而却步。因而,村民们十分渴望当地能建一座桥,解决出行问题。

2001年,有一个老板愿意在三鼎村投资建设小水电站,村民们不由分说,不等不靠,采取以地换桥的方式,献出自留地修引水渠建水电站,父亲三兄弟献出自留地最多。父亲们这种用心用力支持公益事业和大公无私、乐于奉献的精神值得其他大队前去做经验介绍。改革开放后,父亲也像其他人一样,经不起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”的诱惑,弃政从商,走南闯北,跑北流闯柳州,做点小生意,没日没夜奔波劳碌,却乐此不疲。最后,父亲落脚高州城,在秀川图书馆旁边开了一家大排档,生意红红火火,从小生活在农村的我,也沾了父亲的



施工中的黄茅海大桥(油画) 陈许

新诗台

单鸣鸟

黄灿然

有时候我希望我狂妄,这样我就可以觉得自己像那只我所称的单鸣鸟,单调而单一孤鸣着,从早到晚,无同伴好像也无人听或听了觉得烦。

有时候我希望我寂寞,这样我就可以感到自己像那只无同伴的单鸣鸟,既不喧闹,也不换位置,也不变音域,也不表达任何思想或深度。

有时候我希望我顽固,这样我就可以想象自己像那只寂寞的单鸣鸟,既不愤怒,也不换位置,也不变音域,说或唱,抽象而无色彩。

我更希望我无从辨识,这样我大概就会更接近于那只隐形的单鸣鸟,没人见过,没鸟见过,也没见过人或鸟,不上枝头,不飞也不半飞。

但我就像那只单鸣鸟,所以不能再像那只单鸣鸟,也许只有我留心听它,命名它,想象它和描述它,想象它和描述它在我所称的大地的衣角。

我想,距三鼎桥再现雄姿之时应该不会太远了

故乡的桥

吴松

同,父母亲是不会同意小朋友独自过那条河坝的。记得我读六年级的时候,母亲为了让我吃上月饼,冒险把月饼送到学校。回家的时候,因河水湍急,走过坝面时,不小心踩到了青苔,脚下湿滑,结果被河水冲走了,幸好,被路人及时发现,把母亲救了起来。这件事情,母亲一直没和我提过,是后来才听大姐说的。老母亲,老母亲哪!要我说您什么好呢。

村中没有一座桥,村民的出行的确不方便,不但危险随时袭来,而且危及财产生命。后来,大坡镇党委、政府和高州市交通部门多方勘察、调研,最终在河坝上游二三百米选址修建了一座桥,这样,村民出入大坡或坐车到外地办事就方便安全多了。桥建好之后,有的村民开始往外面跑,做点小买卖补贴家用,我的父亲算一个。父亲是一个很强的农人,读书不多,但也有一点文化。那时,父亲在桃杏村委会担任队长,经常被镇政府或者其他大队请去做经验介绍。改革开放后,父亲也像其他人一样,经不起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”的诱惑,弃政从商,走南闯北,跑北流闯柳州,做点小生意,没日没夜奔波劳碌,却乐此不疲。最后,父亲落脚高州城,在秀川图书馆旁边开了一家大排档,生意红红火火,从小生活在农村的我,也沾了父亲的

光,有机会来到高州城见世面开眼界。建三鼎桥对家乡三鼎村来说,算是一件好事多磨的事情。有一条大河和一条小河绕着三鼎村终年奔流不息,两河交汇是一片农田,村民习惯叫作三等洞。三鼎村不大,群山怀抱,整条村二十多户,一百多人。以前,村民要到桃杏村委会办事,或者趁大墟,学生上学,都要蹭过村前的那条小河。小河河面大约五十米,平时村民都要跨着一个石墩又一个石墩过河,学生落水事情时有发生。发洪水的时候,村民也只能望而却步。因而,村民们十分渴望当地能建一座桥,解决出行问题。

2001年,有一个老板愿意在三鼎村投资建设小水电站,村民们不由分说,不等不靠,采取以地换桥的方式,献出自留地修引水渠建水电站,父亲三兄弟献出自留地最多。父亲们这种用心用力支持公益事业和大公无私、乐于奉献的精神值得其他大队前去做经验介绍。改革开放后,父亲也像其他人一样,经不起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”的诱惑,弃政从商,走南闯北,跑北流闯柳州,做点小生意,没日没夜奔波劳碌,却乐此不疲。最后,父亲落脚高州城,在秀川图书馆旁边开了一家大排档,生意红红火火,从小生活在农村的我,也沾了父亲的

光,有机会来到高州城见世面开眼界。建三鼎桥对家乡三鼎村来说,算是一件好事多磨的事情。有一条大河和一条小河绕着三鼎村终年奔流不息,两河交汇是一片农田,村民习惯叫作三等洞。三鼎村不大,群山怀抱,整条村二十多户,一百多人。以前,村民要到桃杏村委会办事,或者趁大墟,学生上学,都要蹭过村前的那条小河。小河河面大约五十米,平时村民都要跨着一个石墩又一个石墩过河,学生落水事情时有发生。发洪水的时候,村民也只能望而却步。因而,村民们十分渴望当地能建一座桥,解决出行问题。

2001年,有一个老板愿意在三鼎村投资建设小水电站,村民们不由分说,不等不靠,采取以地换桥的方式,献出自留地修引水渠建水电站,父亲三兄弟献出自留地最多。父亲们这种用心用力支持公益事业和大公无私、乐于奉献的精神值得其他大队前去做经验介绍。改革开放后,父亲也像其他人一样,经不起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”的诱惑,弃政从商,走南闯北,跑北流闯柳州,做点小生意,没日没夜奔波劳碌,却乐此不疲。最后,父亲落脚高州城,在秀川图书馆旁边开了一家大排档,生意红红火火,从小生活在农村的我,也沾了父亲的